

## 第五十四章 大朝會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清晨時分，範閑回府換了一身行頭，吩咐了幾句，便坐著馬車來到了皇宮之外。等他到的時候，宮門那處已經是熱鬧非凡，三兩成群的大臣們攏在一處竊竊私語著什麼。

他掀著車簾望了一番，忍不住搖了搖頭，看來昨夜的故事已然成了今日的八卦，自己自然就是大臣們議論的中心。

一夜未睡，又折騰了那麼多事，他的精神自然難免委頓，從滕子京的手裏接過冰水浸過的毛巾在臉上使勁兒擦了擦，麵部的皮膚如同被針刺過一樣的痛，精神終於醒作了少許。他打了個哈欠，伸了個懶腰，吐了幾口濁氣，走下車去。

一路踏著宮前廣場的青磚而行，引來無數人的目光與議論，所有人都看著這個穿著官服的監察院提司大人。

這是範閑出任行江南路欽差後，第一次上朝會，按理講，宮前這些大臣應該前來寒暄問候才是，但不知道為什麼，大臣們的眼中充滿了警惕的意味，隻是遠遠看著，並未過來親近。

其實原因很簡單，昨天夜裏監察院殺人逮人，雖然捉的都是些下層的官員，但人數太多，不知道牽涉進了多少朝官，這些上朝會的大臣們雖然驚愕，但馬上便被憤怒所包圍，今日朝會之上，肯定是要參範閑幾本，既然如此，此時自然不好再來打什麼招呼。

範閑走的很不爽，覺得自己似乎已經快要變成被朝廷文武百官唾棄的孤臣了，雖然這是他自己造成的，可是這種沒人理睬的感覺，就像是幼兒圓時被小女生們杯葛一樣，滿懷委屈。

他的臉上並沒有表現出來，依舊平靜溫柔的笑著，似乎沒有感受到那些火辣辣的目光。

待走到宮門口，門口守著的侍衛與太監倒是向他請安行禮，範閑看著那兩個小黃門討好的目光，心頭一暖，十分安慰，心想這世道，果然還是殘障人士本身比較有愛心。

偏過頭來，便看見文官班列領頭那兩位大人物正鼻孔朝天，似乎在端詳天象有何異處。

範閑揉了揉鼻子，左邊那個白胡子老頭他是熟悉的，右邊那個中年人也知道肯定是當年改良運動的發起人胡大學士，見這兩位門下中書的宰執之輩如此冷待自己，範閑清楚，昨夜自己鬧的動靜太大，在這些大人們看來，已然有了成為權臣奸臣的十足傾向，加上監察院的畸形動作，對於朝政確實造成了極惡劣的影響，這兩位天下文官之首的人物，當然不會與自己這個密探頭子太過親熱。

但他卻不吃這一套，強行壓下心頭的惡氣，嬉皮笑臉地湊了過去，站在了舒胡二位大學士的身邊，也不說話，反而很古怪地抬起頭向著天上看去。

一時間，等候著上朝的諸位大臣便看見了很奇怪的一個景象，兩位大學士，加上那位天殺的監察院提司，都把脖子直著，腦袋翹著，對著天上的層層烏雲看個不停，偏生都沒有說話，隻是一味沉默。

...

不知道看了多久，終於是性情疏朗的舒大學士忍不住了，冷哼了一聲，說道：“學範大人在望什麼？”

胡大學士也收回了望天的目光，二位大學士雖然都是聰明之人，卻不像範閑那般臉皮厚，無法承受太多人異樣的眼光，他咳了兩聲，沒有說什麼。

範閑笑著說道：“二位大人望什麼，下官便望什麼。”

舒蕪皺著眉頭，望著他欲言又止，可忍了半晌，還是忍不住心中憤火，開口訓斥道：“你可知道，監察院正因權重，故而行事要穩妥小心，且不論你究竟心欲何為，隻是這般如虎狼一般驅於京都，讓百官如何自處？朝廷如何行事？這天下士紳的顏麵，你不要，可朝廷還要，你說！六部的衙官讓你抓了那麼多，還怎麼辦事？不說辦事，可官員

們的心都寒了，糊塗啊！...”

不說則罷，一說便是停不下嘴來，反而是胡大學士向舒蕪做了個眼色，舒蕪才停了下來，可依然痛心疾首，憤怒不可自己。

隻是如今的範閑，已經不僅僅是太學裏的那位教書先生，也不是一個空有駙馬之名，隻能在鴻臚寺裏打滾的權貴，監察院提司的品秩雖然不高，可是對方如今畢竟假假也是個欽差大人。舒大學士雖然是如今的文官之首，可是對著一任欽差這樣吹鼻子上臉的罵著，怎麼也說不過去。

“別罵了。”範閑好笑說道：“怎麼說您也是位長輩，對著我這個侄兒這麼凶，讓下麵那些官們瞧著也不好看。”

舒蕪大火，偏又對著範閑那張疲憊裏夾著恭敬的臉罵不出來，恨恨冷哼一聲，將袖子一拂，說道：“今日朝會之上，你就等著老夫參你。”

範閑苦著臉，一揖為禮，說道：“意料中事，還請長輩疼惜則個。”

舒蕪是又氣又怒又想笑，恰在此時宮門開了，一聲鞭響，禮樂起鳴，他便與胡大學士當先走了進去。

今日是大朝會，上朝的官員比青日裏要多許多，但即便如此，以範閑的官員品秩依然不足以上朝列隊，隻是他如今有個行江南路欽差的身份，今日又要上殿述職，所以不須陛下特？。

可是入宮也需排列，範閑隻好拖在最後麵，可是他在宮門這裏一站，自然而然有一股子陰寒的味道滲了出來，讓那些從他身邊走過的大臣們感到不寒而栗。

先前人多時，還可以綁在一起，對範閑不聞不問，可此時一對一對地往宮裏走，那些大臣們估量了一下自己的地位遠遠不如舒大學士，計算了一下範閑身上承載著的聖恩，想了一下範閑的手段，再也無法，隻好每過他身前時，便輕聲問候一聲。

對於一年未見的小範大人，這些大臣們哪裏敢太過輕慢。

“小範大人別來無恙？”

“見過範提司。”

“...”

範閑一一含笑應過，雖然知道今天朝會上肯定要被這些人物落了臉麵，但此時在宮門口被大臣們依次行禮，這種虛榮感著實不錯，得抓緊時間撈些麵子上的好處

麵子上的好處得了，殿上得的自然隻能是酸果子。

範閑站在隊列的最後麵，斜著眼偷偷打量著龍椅之上的皇帝老子，一股疲倦湧來，看著皇帝安穩精神的麵容，便是一肚子氣，心想你倒是睡的安穩，老子替你做事，卻快要累死，今兒還沒什麼好果子吃。

果然如同眾人所料，大朝會一開，還沒有等一應事由安排進行正軌，幾位站在舒胡二位大學士下手方的三路總督，還未來得及上奏，針對範閑和監察院昨夜行動的參奏大戰，便這樣突如其來的開始了。

範閑沒有聽那些上參文官們的具體內容，不外乎還是舒蕪曾經講過的那些老話套話，監察院確實有監察吏治之職，但是像自己這樣一夜間逮了三十幾位官員的行動，確實已經很多年沒有發生了，真真可以稱的上是震動朝野。

他看著那三路總督大人，不意外地看見薛清排在首位，慶國如今疆土頗大，還有四路偏遠地的總督是兩年回京一次，他有些好奇地想著，薛清昨夜裏在抱月樓奉？觀戰，按理講應該是連夜進宮向皇帝匯報，不知道皇帝對自己又是個什麼樣的看法。

範閑真的很疲倦，所以走神走的很徹底，可是有很多話不是他不想聽便聽不到的，滿朝文武的攻擊言語依然不斷地向他耳朵裏湧了進來，漸漸罪狀也開始大了起來，比如什麼藐視朝廷，不敬德行，國器私用，結黨雲雲...

在慶國的朝廷上，監察院和文官係統本來就是死對頭，不論文官內部有什麼樣的派係，但當麵對著監察院時，他們總是顯得那樣的團結，從以往的林相在時，到如今的大學士為首，隻要監察院這個皇帝的特務機構一旦做事過界，文官係統們便會抱成團，進行最有力的反擊。

無疑，範閑昨天晚上過了界，所以今天的大朝會上，便成為了他被攻擊的戰場。

尤其與往年不同的是，一向與監察院關係親密的軍方，如今也不再保持一味的沉默，反而是樞密院兩位副使也站了出來，對於監察院的行為隱諱地表達了不滿。

文武百官齊攻之，這種壓力就算是皇帝本人，隻怕也不想承受，更何況是孤伶伶站在隊伍之末的範閑。

太極殿裏的氣氛不再壓抑，反而充斥著一種冬日裏特有的燥意，以舒蕪為首，群臣紛紛上參，要求陛下約束監察院，同時對此事做出最後的聖裁。

紛紛言語，直刺範閑之心，傷範閑之神，麟水橫飛，氣象萬千。

如果換成一般的大臣在範閑這個位置上，隻怕早就已經火的神智不清，跳將出去和那些大臣們辯論一番，同時鼓起餘勇，將那些都察院的禦史們胡子拔下來。可範閑依然強橫地保持著平靜，不言不語不自辯，隻是唇角微翹，帶著一絲嘲諷的笑意，注視著大朝會上的戲台。

也許是他唇角的這抹笑意，讓某人看著不大舒，讓某人覺得自己這個兒子太過孟浪，太過囂張了些，龍椅之上傳來一聲怒斥：“範閑！你就沒什麼說的？”

範閑一直強行驅除著自己的睡意，驟聞此言，打了個激靈，整理了一番身上的官服，出列行禮，稟道：“回陛下，昨夜監察院一處傳三十二位官員問話，一應依慶律及旨意而行，並無超出條例部分之所在，故而不解，諸位大人為何如此激動？”

皇帝冷笑說道：“一夜捕了三十二人，你還真是好大的...難道我慶國朝廷，全是貪官汙吏不成？”

範閑正色說道：“不敢欺瞞陛下，這朝中...”他眼光望著殿上的大臣們，嚴肅說道：“蛀蟲滿地爬，三十二人，隻是個小數而已，若陛下許監察院特，微臣定能再抓些貪官出來。”

群臣心頭一寒，旋即臉上浮現出鄙夷之意，心想你這話說的光棍卻也沒用，朝廷是什麼？朝廷就是大臣，這天下不貪的官還沒有，如果都讓你抓光了，誰代陛下去治理天下，牧守萬民？陛下怎麼可能給你特？。

果不其然，皇帝大怒，將範閑披頭披腦罵了一通，無非是什麼不識大體，胡亂行事，有汙聖心...

範閑心裏那個不爽，雖然知道是演戲，可是依然不爽，悻悻然退回隊列之中。

今日朝會之上，沒有人提及二皇子八家將之死，燕大都督獨子之死，長公主謀士黃毅中毒吐血於床的事情，因為那些人都不是官員，而且屬於黑暗中的事情，沒有人會這麼蠢。

但僅僅是昨天夜的事情，就足以引動文武百官們的警惕與怒火，所以就此攻擊，皇帝也必須做出安撫。

然而端坐於龍椅上的皇帝，卻隻是冷漠地說道：“關於範閑在京郊遇刺一中，諸卿查的如何了？”

群臣默然，大理寺卿與刑部尚書顫著身子出列，連連請罪。

範閑沒奈何，也隻得出列請罪，誰叫他監察院也是聯合調查司裏的一屬，隻是這事兒很荒唐，自己被人刺殺，自己沒有查出來，卻要來請罪。

皇帝望著範閑皺眉說道：“聽聞最後一位人證，昨天夜裏在天牢中死了，可有此事？”

範閑愕然，沒有想到皇帝的消息竟然得的如此之快。

而對方的武臣一係臉上卻露出了一絲隱藏極深的快意與笑意，準備看範閑如何解釋此事。

...

皇帝不需要太多的解釋，所有的醞釀工作已經做的差不多了，聖心獨斷，他頒下了已經準備了好幾天的旨意。？意中的第一部分，讓滿朝文武都生出了不敢相信的感覺，因為...陛下削了監察院的權！

監察院一應品秩不降，然而在權屬上卻有了大幅度的限制，尤其是駐守京都的一處，雖然依舊保有了抓人的權力，卻在抓人之後的時限上做出了詳盡的規定，尤其是與大理寺之間的人犯過渡，必須在四十八個時辰之內完成。

也就是說，一處再也沒有了暗中問京官的權力。

同時，旨意裏對於駐守各州的四處權限也做了一個大旨上的限定，而具體的規章如何，卻要範閑回院後自行擬個條陳，再交由朝會討論。

這兩個變化看似極小，但實際上卻像是在監察院的身上安了個定時的機器，讓他們以後做起事來，有了諸多的不方便。

範閑聽著這旨意，心裏像吃蒼蠅一樣的惡心，卻依然要出列謝恩。

文武百官驚喜萬分，他們頂多是想讓陛下旨貶斥範閑，同時稍微彌束一下監察院，再讓那些無辜被捉的下屬官員們多些活路，卻沒有料到陛下竟然對監察院動了真格的，如果按這個趨勢走下去，監察院的權力，自然會被逐漸的削掉。

於是乎，太極殿上山呼萬歲，群臣暗道陛下果然聖明。

然而皇帝旨意裏的第二部分，卻讓文武百官們覺得，陛下雖然聖明，可是依舊太護短了一些。

旨意中言明，昨夜被捕京官，不在先前條例中所限，全交由監察院問清楚，再交由大理寺定罪問刑。同時，皇帝陛下借由此事大發雷霆，怒斥殿上這些大臣們馭下不嚴，枉負國恩，隻知結黨營私，好不無恥。？意一下，群臣惶恐不知如何自處。

因山穀狙殺調查不力、京都護衛視同虛設及京官貪腐一案，樞密院右副使曲向東被貶，京都守備秦恒被撤，由當年的西征軍副將接替，而秦恒調入樞密院。同時刑部侍郎換人，大理寺副卿換人，都察院執筆御史換人。

接替者，全部是前些日子入宮的那些年輕官員。

群臣大驚失色，天子雷霆手腕，實在是讓眾人有些措手不及，這般大範圍的換血，如果不是因為最近這幾天京都裏的衝突，一定無法進行的如此順利...眾人知道事情肯定還沒有完，忍不住偷偷看了一眼隊列最後方的那位年輕人，心裏湧起了一股複雜的情緒，這才明白，原來小範大人昨天夜裏的陰狠舉措，隻是在為今天朝會上的旨意做伏筆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